

春秋左氏傳

九十

口 12
2960
5



8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10 1

春秋左傳卷九

文公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討前年逃

夏叔仲彭生

會晉郤缺于承匡

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

秋

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

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

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

錫穴麇地夏

伯也防渚麇地

伯也防渚麇地

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

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鄭瞞侵齊

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

侯叔夏御莊叔

莊叔得臣

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

駟乘四人共車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猶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以

命宣伯

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初宋武公之世鄭

瞞伐宋

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禦之彌班御皇父充

石

皇父戴公子

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

敗狄于長丘

長丘宋地

獲長狄緣斯

緣斯僑如之先

皇父之二

子死焉

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彌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門賞彌

班使食其征

門關門征稅也

謂之彌門晉之滅潞也

年獲僑如之弟焚如

齊襄公之二年魯桓公十六年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仲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二十歲其兄猶在傳云既長且壽有異

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

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

北有周首亭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伐齊退走至衛見獲

鄭瞞由是

遂亡長狄之種絕，歸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

安處也夫鍾，鄭邑

國人弗徇

徇順也爲明年
鄭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稱爵見公以復稱伯諸侯禮迎之杞伯來朝舍夷禮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其卒恩錄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

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稱氏史略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

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則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

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鄭鄭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貞亭貞卽鄭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

十二年春鄭伯卒鄭人立君

太子自安於外邑

太子以

夫鍾與鄭邦來奔

鄭邦亦邑

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

非公寵叛人

故書曰鄭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既尊以爲諸侯

人故不復見其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公卽位始來朝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不絕昏立其婦以爲夫不書大歸未笄而卒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

既許其絕故不言杞

書叔姬言非

故若

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

平舒君名宗巢

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太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以弁蒙先君之福諸執事以爲瑞節信也出聘必告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郤郤將上軍代箕臾駢佐之伐林樂盾將子代先先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驥趙盾屬太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

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晉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十二月，戌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一部缺爲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難降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

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憇也。明日請相見也。」缺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追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人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再同盟邾子蘧蔭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傳。秦師夜遁，復侵晉。七月無傳義與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

公于晉脊，脊地狄侵衛無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大夫賜其暇邑令帥衆守桃林以晉人患秦之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趙宣子曰：隨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一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能外事且山舊勳有狐偃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之舊勳

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乘而不犯。不苟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妻子請自後帑壽餘妻子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蹠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人往東今河北縣於秦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無去心。

三傳 卷九

河言必歸其妻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趨臨別示已所策以展授之馬趨並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死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與元既濟魏人譖而還喜得士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史士胤別族復累之姓邾文公小遷于繹邾邑魯國鄒縣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北有繹山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示已學兄既濟魏人謀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
其情ノ既濟魏人謀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
者爲劉氏ト士會堯後劉累之邾文公小遷于繹
胤別族復累之姓邾文公小遷于繹
邑魯國鄒縣史曰利アケ於民而不利アケ於君邾子曰苟利
北ノ有繹山カ

史曰

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君子曰苟利

卷之三

左右以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
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

窮故徙之遂遷于緜。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葬于緜。

故書以見臣子不其久

鄭伯會公子棐，亦講于于晉。公皆成之。與衛重子楚畏晉，故

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_中征行之勞_上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_下晉恤之季文子

小雅義
取行役 踰時思歸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
祭祀不欲爲還晉風四章以

欲引大國以救助太子。賊亦徵之。四章雅取其豈。

敢定居月三捷許鄭伯拜謝公答拜爲鄭還不敢安居爲行

經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

邾人伐

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國穀熟縣西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宗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

所自有故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書之

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齊大夫例書卒

新地在梁

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旣葬舍已卽位弑君例在宣四年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書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行人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項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云禍福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邾文公之卒在前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

施於國，驟數也商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晝九月，從告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爲君將殺我，復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後三年宋

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不服晉趙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釁且長。」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孫蘇王孫蘇，王匡玉，王孫也，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楚和親莊王立。穆王，莊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

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予變爲傅。及公子變，廬今襄陽中，廬縣，戢梨、廬大初鬪克囚于秦。在僖十五年。秦有穀之敗。在僖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一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譖，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不得使與聽入。故出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

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譖，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人。齊君之祿，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辟禍速也。不眠，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某甲，猶言。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恨下魯侍王勢，又執子叔姬，欲以耻以求女故。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敦喪歸以示義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舊也大城曰入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外序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上故來送子叔姬故與

直出者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郭郭也

異文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晉請齊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

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

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尊故貴而不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殇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耦自以罪人子孫故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督弑殤公在祖二年耦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君子所不與也夏曹

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齊人或爲孟氏謀爲長庶故或稱孟氏白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下人魯下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故卒則惠叔請之至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于孟氏之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敖襄仲欲降聲已不視帷堂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

勿哭怨敖取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惠伯叔妻彭生

雖不能

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

義乃終

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來

所生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

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予以告季文子二子曰

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鵩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一子禦之而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一子禦之而死

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責羣陰伐諸侯用幣于社於諸侯故請救而伐鼓于朝退自以昭事神訓民事君不敢責之。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威儀之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不會晉故貴而告廟。新城之盟年蔡人不與不會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二軍伐蔡兼帥。曰君弱不可以怠急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

絕其社稷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又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而不有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爲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齊侯侵我西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存矣。爲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及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

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非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許齊六月戊辰公于遂及齊侯盟于鄆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齊地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毀泉臺。泉臺臺名公母也。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憂。

納賂于齊侯。故盟於鄭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縣屬楚之小國。楚人謀徙於呴高。呴高楚地百於是申國。楚人謀徙於呴高。楚地險地。為賈息之北門不啓。備中。楚人謀徙於呴高。楚夷也。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

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行。往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滋。楚西界也。使廬戢梨侵庸。戢梨廬大夫也。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窶。窶或黎官屬也。二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盼冒所以服陘隰也。盼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北。唯裨餗魚入實逐之。裨餗魚庸三邑也。

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

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駟傳車也

見地各分爲

二隊隊部也兩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越道攻之

入庸道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

見

鬪椒也石溪楚強遂滅庸傳言楚有謀宋公子鮑禮於國人昭

見

公庶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

文公也

有賢

親自桓以下無不

數不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

有才者

親自桓以下無不

饋詒也時加羞珍異差進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

見

疏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昭

見

公庶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

數不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

有才者

親自桓以下無不

饋詒也時加羞珍異差進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

見

桓也桓鮑之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曾祖

見

母

而不可以禮自防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代公子成子卯鱗曜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既而告入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已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也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也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

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由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甸，攻而殺之。不書。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

經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傳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終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爲北益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誅，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秋公至自穀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過五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之例，能救魯，故請服。晉侯蒐于黃父。壤晉地，名黑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魯文二年，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

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歲勑也，成前好勑。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

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不處。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篤。唯執事命之。篤，晉鄭之意。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華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卿也。公，壻也。池，晉侯女婿。秋，周甘歎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歎，周大夫，邲，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襄仲，鄭大夫。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秦伯營

卒、無傳、未同盟。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不而赴以名。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無苦弑其君庶其稱君君傳無道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爲惠伯死

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歎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斷其足而使歎僕僕御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池歎以扑扶職扑筆也扶擊也欲以相感激職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下以父別爲病恨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

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

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惡大

子視其母弟殺不書見

之仲以君命召惠

伯

許以子惡命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

死君命可也

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

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

書殺

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不絕惠伯

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

發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

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莒紀公生太子

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文子

出之故來不書

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則
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德以處事處猶事以度功
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
也也掩匿有爲益賄財益器物爲文法也食祿
也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
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德以處事處猶事以度制也事以度功度量
也功以食民食養作誓命曰毀誓要信也則爲賊毀則壞法
也掩賊爲藏掩匿竊賄爲盜賈財盜器爲姦姦用器國也
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也爲大凶德有常
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行父
還觀周旋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
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

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心城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
度於善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戇、檮戭、大臨、
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卽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卽臯陶字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譽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
肅、共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宣備美也

也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濟成也以善也

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后土地官

禹作司空平水土卽主地之官以揆白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

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狂

八元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

外夷狄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

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

氏之號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

以誣盛德

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愚惡也盛德賢人也

天下

之民謂之窮奇

謂六工其行窮其好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

詰善

告之則頑

德義不入心

舍之則

嚚不道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去

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縉雲氏有不才子

縉雲黃帝時官名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不恤窮匱

晉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非帝

者子孫故別謂之饗饗食財爲饗食爲饗舜臣堯爲堯臣賓爲堯臣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流四凶族按四凶罪狀渾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返也棄也放之而流放之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棄也裔

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舜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舜之功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

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弑昭欲因其子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葬公之孫曾孫爲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春秋左傳卷九

春秋左傳卷十

盡十
一年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

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無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

喪要者不待貶責而自明

也。卿爲君逆例在文四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

齊

稱婦有姑之辭

不書氏

史闕文

夏季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

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黜

免宥之以遠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

齊地在泰山

山牟縣西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

賂齊人

不用師

徒故曰取

秋邾子來朝

無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

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榮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

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

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贊其尊稱所

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

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

會故以賂請之

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

戰河曲

不肖薄秦於險而立胥克

免甲之子先

會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濟西

辛奔齊辛用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屬大夫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誅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謝得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十七年二月之盟皆受賂

文十

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

文十

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晉文以分魯

文十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

陳靈公受盟于

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

棐林以伐鄭也。楚蒐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
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因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行，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爲明年

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半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太陳留襄邑縣南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

陳人侵鄭。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人。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皇。靈公不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四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

傳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受楚命也宋華

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狃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狃，宋大夫。輅，迎也。倒戰而出之。狃，狂狡也。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

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易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告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入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駒。四百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朱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甲也。

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睠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睠，出目；皤，大腹。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于思多，使他驂乘。謂于思于思，弃甲而復。于思多，那猶役人也。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也。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鬪椒。

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鬪櫟若以子文爲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楚滅若敖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厚斂以氏張本例處稱國以弑厚斂以

彫牆彫畫也

從臺上彈入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脣熊

蟠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爲之筥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胥曰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

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人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入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君能補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

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入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已方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野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晉人靈輒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臣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遠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

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竄趙從父昆弟子乙丑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之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盾出奔聞公弑而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詰伊慇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

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文公子黑臀晉

壬申朝于武宮

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舛

初麗姬之亂，詛無

畜羣公子

誓

自是晉無公族。

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

及成

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宦仕也爲置田

邑以爲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

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

之，其庶子爲公行。

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

晉於是又有公族餘

子公行各。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

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

季曰君姬氏之愛子也成公妙也

微君姬氏，則

臣狄人也。公許之。

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

冬，趙

盾爲旄車之族。

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

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哀之適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上牛，牛死，乃不

郊。

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

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

無傳傳宋師圍曹冬再與文葬鄭穆公無

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同盟

葬鄭穆公。

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

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可也已有例外在僖三十一年復發晉侯伐鄭及鄭傳者嫌牛死與上不從異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地爲夏楚侵鄭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示欲偏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之於鼎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金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莫能逢之逢遇用也怪物罔兩水神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用也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灾害則上休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遷之成王定之也成王定鼎于郊郊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十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

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曰：「余爲伯儻。」余而祖也。伯儻，南燕祖。是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爲懷。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姬。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生子華子、臧子。子，月數。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于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愈彌，愈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爲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姓姞之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與孔將

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鄰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其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秦伯稱卒。無傳，未同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無秋，公如齊。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穀。

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寵於鄭。靈公。穆公大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寵，相視而笑。公子公。子公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

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

凡弑君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君名

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

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

鄭人立子良

穆公辭庶子襄公將去疾子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

良各去疾子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翁而舍子良以其子良不可曰穆氏宜

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餕而而語助言必餕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爲司馬薦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已

處得板子越又惡之惡乃以若敖氏之族賈固也伯嬴爲賈也輶陽楚邑遂處蒸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蒸野楚邑三玉交成移師于漳澨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滻臯地伯棼射王汰輶及鼓跡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上丁寧鉦也又射汰輶以貫笠轂兵車無益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輶及王之益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邵各生

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邵畜養也淫於邵子之女生子文焉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夫人使奔諸夢中生虎乳之告女所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私通遂使收之伯比所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實爲令尹子文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

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日公不與斂小冬齊高固及子叔姬叔姬寧固反馬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公旣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外累其先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

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列者嫌見逼而成昏因明之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年晉

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內平臯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騎則數戰爲民

莊轉

卷十

所以盈其貫將可殮也。殮盡也。貫周書曰殮戎殷疾。

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

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晉滅狄傳冬。

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爲成二年王甥舅張本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

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

二十六鄭大夫

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豐

離下震上豐

之離

豐上六變六

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閨其無一人三歲不覲凶。義取無德而大。弗過之矣。不過其屋不過三年必滅亡。

弗過之矣。

不過二年間一歲鄭

人殺之。

經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例曰不與謀也。

萊國今東萊黃縣

秋公至自伐萊

無傳

大旱

無傳書早而不

書雩雩無

冬公會邾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公卽位衛始脩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

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詳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

若小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壞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衡
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軌者

尊卑之別也

年在二

公不朝焉又不使

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

免

黃父卽黑壞

故黑壞之盟不書諱之也

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

諱

乏

經

八年春公至自會

無傳義與五
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于遂

如齊至黃乃復

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

事爲繹張本不言公于遂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

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必垂齊地非魯

人嬴氏薨

無傳宣公母也

晉師臼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無傳月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

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

庚寅日中而克葬

克成也

城平陽

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臼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經氏仲遂蓋記

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異也

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莊轉

卷十

舒蓼二
國名

楚子疆之

正其

界也及滑汭

澆水名也

盟吳越而還

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

傳言楚疆吳越服從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志

郤缺爲政

代趙盾

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子代胥

克爲成十七年晉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禮記

童怨郤氏張本

變之所由弗所以引柩殯則

禮

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懷思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

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

蔑如京師齊侯伐宋

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

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

未同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

卒于扈

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

誤

冬十月癸酉衛

侯鄭卒

無傳文與文同盟

與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

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

所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徵召也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夏

朝

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

易也滕昭公卒爲宋圍

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

陳

書名

貴而

左傳

卷十

十一

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袒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楚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二十一年晉

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賄齊也不言無傳來公如齊因受之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略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告辭以見無罪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

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

來聘。

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公孫歸父帥

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大木。

無傳

季孫行父如

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既葬成君，故稱君命

使饑。

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比公

年齊朝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

也。

高國二家齊正卿

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

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之而存

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太者，明春秋有一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太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氏者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不使謂聘，然則否。恩好不接，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葬葬，皆書妃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卽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

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

報孟獻子之聘

卽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鄆。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初聘于齊。

齊侯初卽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魯侵小恐爲

齊所誅故往

謝國武子來報聘。

報文子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

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

諸侯之師戍鄭，鄭子

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年弑君故也。斬薄其棺，不使從禮。

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

伐莒。

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攢西。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攢西，秋地。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入討賊辭也。

子入陳。

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

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擣蕩於晉，定十七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傳言楚與晉狎，王盟，楚左尹

子重侵宋

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

王侍諸鄖

鄖楚

令尹鴻艾

獵城汎也

艾獵孫叔敖沂楚邑

使封人慮事

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

計以授司徒

司徒掌役

量功命日

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

平板榦也

榦楨均勞也

稱畚築

量輕重畚盛土器

程土物

爲作程限

邇遙

均勞略基趾

趾城足略行也

具饌糧

饌乾食也

度有司

謀監主

事三旬而成

十日爲旬

不愆于素

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之民

晉郤成子求成子

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

遂服于晉

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衆狄

秋會于檜與衆狄服也

是行也

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

非德莫如勤非

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

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勤則功繼之

詩曰文

王既勤止

詩頌文王勤以創業

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

爲陳夏氏亂故伐陳

十年夏徵舒弑君

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名

遂入陳殺夏徵舒輶粟

門

輶車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

陳侯在晉靈公成公午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楚大夫皆僭稱公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

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
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
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
於懷而還之淺謂譬如取人物爲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得禮厲之役

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旣受盟于辰
陵又徼事于晉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荀偃不以是爲大美也。美也。故子房曰：「子房之謂知，張良之謂勇，蕭何之謂文，樊噲之謂智，陳平之謂謀，樊噲之謂忠，蕭何之謂信，張良之謂禮，樊噲之謂廉，陳平之謂節。」

